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頌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學士李美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史論上

班孟堅漢書公孫弘傳贊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摠論一首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音漢書

注云漸進也鴻一卒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

遠迹羊家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

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李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李對策拜博士遷丞相

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

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

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廼以安

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

何相見羣士莫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

之晚也賈古豎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

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

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肥好上拜為馬

監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

傳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相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漢之得

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洪董仲舒倪寬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

御史上問尚書一篤行則石建石慶建次子慶皆以馴篤擢為中大夫

行孝謹官質直則汲黯卜式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

至二千石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率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卒壺

可罷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

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與道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蔡人至中大夫蔡音即

則東方朔枚臯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不通經

術談笑類俳倡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

以故得媒續歷數則唐都洛下閎漢書曰造漢太初曆方士唐都巴郡落不閎與焉益部耆

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

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閎待詔太史更作太初

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協律則李延年漢書曰李延

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法腐刑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運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

秦使則張騫蘇武張騫蘇武已將帥則衛青霍去病衛青霍去病

已見長揚賦受遺則霍光金日磾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

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

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國語曰

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亦誨論六藝招選茂異六藝六經也漢書

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以儒術進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

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以

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

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

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莊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李

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

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

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治民則黃霸王成龔

事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

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

守又曰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

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公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况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一首 于令升

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乘亦復故古之有

天下者柏皇粟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粟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鴻黃世及以一民也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

外禪順大名也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剪伐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

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

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

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孤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問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一首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

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國

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遂服輿軫

嘉謀屢中祖為文李掾每與謀策畫多善

驅馳三世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

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故賢愚咸懷小大

拔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

艾於農隙引州秦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

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以州秦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充豫州刺史故能西

禽孟達東舉公孫淵于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陽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內

夷曹爽外襲王陵于寶晉紀曰甚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曰甚高祖乃奏事永安宮

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

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

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

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菹而死神略

獨斷征伐四克揚雄連珠曰兼聽獨斷聖王之法維御

群后大權在已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

屢拒諸葛亮節

制之兵而東支兵久輔車之勢

漢書曰齊相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城而有節制

矣左氏傳官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于寶晉紀曰世

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

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

周易曰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

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于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

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勇士築殺之皆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

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

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技之斬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准

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列

左氏傳曰咸

王曰公劉然後推轂鐘鄧長驅庸蜀

于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

克篤前烈然後推轂鐘鄧長驅庸蜀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

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

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

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

書曰及庸蜀人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

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關北為三關于寶晉紀曰鄧

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

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天符人事於是信矣 東觀漢

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于寶晉

事已可知矣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 名器崇於周公權

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世祖武帝也尚書考

靈耀曰建用皇極宋正位居體重言慎法 周易曰君子正位居

均曰建立也

皇極大中

也

體也法言曰重言重

行言重則有德行重則有德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毛詩序曰儉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論語曰君子和而足用寬以愛民

曰弛廢也尚書曰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毛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聿修祖宗之志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思輯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

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衆于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

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尅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民傳藥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

亦可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于寶晉紀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陳諫以為不可張華

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

陽左氏傳晉餞秦翰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

左氏傳曰晉師克與齊侯戰于敖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役不二時

江湘來同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

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夷吳蜀之

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漢書

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讖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芳万国諧

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禮記子曰今天下牛馬

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東觀漢記曰建武

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萋曰茇草舍也民相遇者如親其墮之者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故于時有

天下無窮人之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窮人

也知失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

之一時矣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

知言喻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霍禹曰將楊駿被誅

母后廢黜于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于寶晉

子太傅孟觀知中宮音因諧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

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宗子無維城之助而

關伯實沈之卻歲構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氏

關伯季曰實沈居廣墜不相能日尋師尹無具瞻之貴

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尹民具爾瞻至乃易天子以

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寧二

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中書民不見德

唯亂是聞左氏傳卜偃曰民朝為伊周夕為桀跖莊子

不及三王天下大駭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

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後漢

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

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德者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內外混淆庶

官失才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各實反錯

天網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國政法迭移於亂人禁

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

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李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躡而顛仆

辰石冰傾之於荆揚于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棄西征

李辰因之証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劉淵王彌撓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刺史蘇峻降

之於青冀于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

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

山陵無所于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行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

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

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上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

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

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故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故

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

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于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比部都尉

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

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曾

曰烏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必相詐朕未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

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

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

鴻毛取楚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寶

如拾遺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

虜虜於戎卒豈不哀哉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

出降以摸如劉氏賜胡張平為妻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文子老子曰天

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愛惡

之漢各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相感

相攻利害相奪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

無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周禮

防止水鄭玄曰偃潴畜流水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

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禮記曰聖王之

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

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制祭祀也能禦

大災則祀之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

扞大患則祀之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

生也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

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比林龍魚之

趣淵澤也毛詩曰鳴彼晨風鬱彼比林孫卿子曰川淵

龍魚之居也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

者士人之居也國家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

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謹好惡以示之審

禍福以喻之後漢書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求明

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曰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子所

謂人者惡 悅其教而安其俗 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

曰安其居 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君子所能家語曰

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

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 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

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

求生以害義 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又子 又況可奮

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 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

呼天下 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

響應 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

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

之也 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 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

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

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 昔周

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 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又曰我蒸民莫匪爾極 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

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 又曰實穎實粟即

有邰 胎 家室 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

就其家室 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幽身服厥勞

故其詩曰乃稷餼糧于橐 託于囊 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

狄人所迫遷不忍闕其民裹
糧食囊之中裹其餘而去
陟則在嶮復降在原以處

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嶮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玄曰由原而升嶮復下在高原言反覆之重民居也

以至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

莊子曰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

免居矣因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詩

杖策而去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滸沮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滸祖之水而至岐下

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萇詩

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

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太王亶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毛詩序曰為民離散不安其初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

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毛詩

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

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

曰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

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

始使之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毛詩曰周雖

顯著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

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

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者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

也毛詩行而其妃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

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

天下以婦道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

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

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是以漢濱之女守

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漢有游女不

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索使之然也

毛詩曰肅肅克直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鄭玄

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

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於是天下三

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

未至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

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以

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琴操曰崇侯讚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

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

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

安民和衆豐財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論語孔子

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故自后

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

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

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

九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羗弗毀俞公非高圉亞

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

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絲也

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

功業不同文質已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

安民已見上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於三代盖有為以為之矣

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宣景遭

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

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

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

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

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克自外

入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

予沖人弗及知又周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

百之會也二祖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景福殿賦曰武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

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

六經于寶晉紀劉弘敬曰大康以來天談者以虛薄為

便事以立官

也

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遷

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相宮三年後歸于亳思庸

也

景文

景文

景文

景文

景文

辯而賤名檢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

儒術清儉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挾節信劉謙晉紀應

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

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

君子大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瞻

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

上議以虛談之名于寶晉紀云言君上之劉頌屢言治

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于寶晉紀曰劉頌在明

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

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

玄曰論經礼者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生說法理者名為俗吏

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尚

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晏弗皇暇食毛詩曰蓋共嗤點

以為灰塵而相詬反火候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

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

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

擇人反為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

方是維栢寬鹽鐵論曰車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

失十恒八九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摠號而世族貴戚之

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悠悠

風塵皆奔競之士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

品求者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孫卿子曰天子于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

主曰試官不讓賢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于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賢者雍滯少府

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王隱

秋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孫

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其婦女莊櫛織盛

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其婦女莊櫛織盛

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其婦女莊櫛織盛

絀女金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鵠

未嘗知女工絲枲反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

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維組紉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先時

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

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

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

時謂弗欽父兄弟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

聞四教於古修真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四教已見上文烈女

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禮法刑政於此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禮法刑政於此

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春秋曰苦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

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于寶晉紀曰阮

衆官使絕後至克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
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曰
克之先為市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于寶晉紀曰
魁故以盛答王渾愧父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
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搆南箕成此具錦思郭

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于寶晉紀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今
而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
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

復上郡置馮翊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于寶
平陽帝弗聽

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
無復清議而云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

方漢何主對曰相靈帝曰吾鮮不及古賢猶尅已為治
方之相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責官錢入於官陛下賣

官錢入私門以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此言殆不若也

于寶晉紀司隸校尉傳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
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

部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伯諫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
守文之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

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
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

制度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
也

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
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云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便

工為之歌陳曰國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
無主其能父乎

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
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

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
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

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
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擊不婦人之惡乎

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擊不婦人之惡乎

于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其甚妬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擗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疆臣于寶晉紀曰

賈午寔始助亂于寶晉紀曰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疆臣于寶晉紀曰越總兵輔政于寶晉紀曰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于寶晉紀曰洛京顧覆秦閻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于寶晉紀曰天下之政既已去矣

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各世者廣雅曰命

也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

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于寶晉紀曰

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維

晉紀曰初望氣者言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維

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維

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

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適為愍懷

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

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

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蕃遣田徽殺之於鄴

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顥欲廢太子立成

都王欲先誅又出征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于寶晉紀曰連戰敗走遂誅之

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劉向之讖云滅位崩謚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讖云滅

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甚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

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於長安崩謚曰愍皇帝

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于寶

愍帝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

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

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列未渝故大命重集乎中

宗元皇帝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

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敷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章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

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

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

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二妃而已

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太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

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其位后也夫

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

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

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

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

罪殺之 居有保阿之訓 動有環珮之響 列女傳曰齊孝孟

齊孝公之夫人也 孝公遊於琅邪 華姬從後 車奔姬墮 車碎 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 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 輜軒下堂 必從傳母保阿 進退則鳴玉 珮環今乘立車 無軒非敢受命也 曹大家曰王環珮珮玉有環進

賢才以輔佐君子 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毛詩序曰關雎君子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 哀窈窕 思賢才 所以能述宣陰化 脩成內則 帝典

論曰欲納二女 充備六宮 佐宣陰 教聿脩 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閨房肅雍 險謁不行 者也 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 以成肅雍之德 又

王晚朝 關雎作諷 宣后晏起 姜氏請寤 列女傳曰曲沃

曰周之康王 晏出朝 關雎預見 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 故作關雎之歌 以感誨之列女 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 宣王之后也 宣王嘗夜卧 而晏起 后夫人不出於房 姜后既出 乃脫簪珥 侍罪於永巷 曰妾不才 妾之淫心 見

矣 至使君王 及周室東遷 禮序凋缺 諸侯僭縱 軌制無 章 周史記曰平王東徙 維邑 齊桓有如夫人者 六人 左氏傳

之夫人 三王 姬徐贏 蔡姬 皆無子 齊侯好內 多寵內嬖 如夫人者 六人 長衛姬 生武孟 少衛姬 生惠公 鄭姬 生 孝公 葛贏 生昭公 密姬 生懿公 宋華子 生公子雍 公與 管仲 屬孝公於宋 襄公以為太子 雍巫有寵於衛 恭姬 因寺人貂 以薦羞於公 亦有寵也 公許之 立武孟 管仲 卒 五公子皆求立 齊桓公卒 易牙入 與貂因寵 以殺群 吏而立公子無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左氏傳曰初晉侯 虧孝公奔宋 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欲以驪姬為夫人

卜之不吉 筮之吉 公曰從 筮立之 生奚齊 其娣生卓子 及將立 奚齊 既與中大夫成謀 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 必速祭之 太子祭於曲沃 歸 昨于公公田 姬寘諸宮 六 日 公至 毒而獻之 公祭之地 地墳與犬 犬斃 與小臣小 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太子 終於五子作亂 冢嗣遘屯 子 太子奔新城 自縊而死 齊武孟等冢 嗣晉太子也 爰逮戰國 風憲愈薄 適情任欲 顛倒衣裳

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論亂嫡妾之禮也 以至破國亡身不

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

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

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漢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

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力之切高祖帷薄

不修孝文在席無辨漢書曰高祖得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

者大臣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惟薄不修漢書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

從其在禁中常同坐相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然

選納尚簡節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

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

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

武中興斷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六宮稱號惟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

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

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

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

還後宮擇視可者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長壯妖絜有法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

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

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如淳漢書注曰甲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毛詩曰貽厥孫謀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

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炆顯宗第五子也炆丁達反

恩隆好合遂忘過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彘成

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神也唯秦

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高

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

於王家魏人范曄說秦昭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

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曄後漢書曰孝安

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臨定策

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

比鄉侯懿又曰相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

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長解瀆亭侯相帝崩竇太

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

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相思竇皇后立

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

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莫不定策帷帟委事

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

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纒於囹圄岸之

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

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

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湮滅連踵傾軛繼路運命論

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胤商貨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蘇康與

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表崧後漢書朱穆上
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燋
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
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
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赫赫宗
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赫赫宗
曰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列行迹以為皇
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
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
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私
謂相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
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